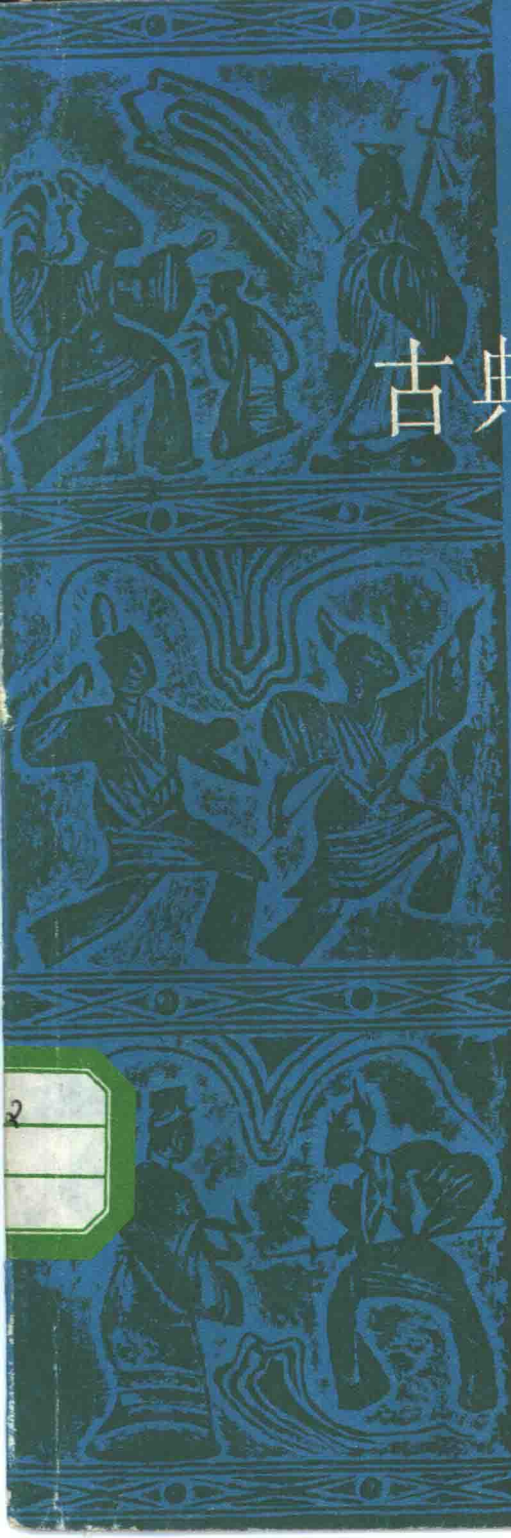




古典文学名篇 赏析

(续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古典文学名篇赏析

(续 编)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44784

古典文学名篇赏析

(续 编)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5 字数 147,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4,400 本

统一书号: 7150·3206 定价: 0.84 元

目 录

蒹葭	万云骏(1)
《召公谏厉王弭谤》讲析	林桐公(7)
谈《燕昭王求士》	吕婉芳 高爱琴(12)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赏析	翁德森(16)
庄子《惠子相梁》浅析	吕舒浩(22)
《主子》寓言二则的思想和艺术	张大芝(26)
《管晏列传》试析	顾康祖(32)
“魏晋之赋首”	徐公持(38)
——谈王粲《登楼赋》	
《登楼赋》讲析	叶百丰(43)
《兰亭集序》评析	邹志方(49)
一篇融文、史、哲于一体的古典政论作品	陈贻芳(53)
——《谏太宗十思疏》简析	
《谏太宗十思疏》试析	余国瑞(57)
谈王昌龄的《出塞》	谭家健(63)
长安不见使人愁	宋 廓(66)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赏析	
“古今七言律第一”	钟尚钧(69)
——谈杜甫《登高》	
别出蹊径，藏蓄不露	种明章(73)
——试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古代论说文艺苑中的一朵奇葩·····	翁德森(78)
——读韩愈《原毁》	
叙事·议论·抒情·····	冯其庸(87)
——读《张中丞传后叙》	
说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霍松林(94)
李商隐《无题》初探·····	周振甫(98)
——谈“昨夜星辰昨夜风”	
《锦瑟》臆札·····	郝世峰(105)
李商隐《锦瑟》赏析·····	谢兆龙(113)
雄奇幽怨，千古哀音·····	姚政(119)
——试析李煜的《浪淘沙》《怀旧》词——	
谈李煜《浪淘沙》、《虞美人》词二首·····	蔡厚示(123)
《秋声赋》讲析·····	叶百丰(127)
《墨池记》试析·····	李向捷(132)
读《答司马谏议书》札记·····	林铁民(137)
《明妃曲》艺术谈·····	史黎(143)
“明月几时有？”·····	夏承焘 怀霜(146)
精妙的构思 瑰丽的想象·····	俞浩胜(149)
——读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汪洋澹泊 委婉周折·····	金伟源(153)
——读苏轼《上枢密韩太尉书》	
谈《上枢密韩太尉书》·····	颜玲(158)
《黄州快哉亭记》简析·····	顾伟列(163)
响彻中华的兴国之音·····	潘成舟(169)
——重读《正气歌》	
张养浩和他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宋之凌(174)

寓庄于谐 别开生面..... 齐森华(178)

——读睢景臣的散曲《高祖还乡》

满怀着念情 一曲离恨歌..... 徐应佩 周溶泉(186)

——《西厢记·长亭送别》赏析

情境交辉..... 祝肇年(192)

——读《西厢记·长亭》随感

《牡丹亭》“游园”片断分析..... 李 震(197)

后记

蒹 葭

万云骏

在诗歌中，作一般的叙事、抒情或抽象的议论是不难的，但要通过写景而表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却是并不容易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和古代诗歌的典范的《诗经》，却有相当数量的写景的名句、名章、名篇。

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就举了《诗经》中这一类的句子。他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喑喑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皎日曄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刘勰所举的所谓“情貌无遗”（既写其形貌，又写其精神）的例子，除有一些只是形容词、比喻，与下文联系不大紧的兴句外，其余都是写景与抒情结合得很好的佳句，如“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周南·桃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都是从外貌到内美，将物与人“情貌无遗”地刻划出来了；“嘒嘒草虫，趯趯阜螽”（《召南·草虫》），写暮秋与季春的两种小虫的鸣声与动态，并写出了那个居妇怀人之心也与之俱动。“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喑喑。”（《周南·葛覃》）春日融和，见葛蔓中谷，闻莺鸣丛木喑喑然，而动归宁父母之想，因草而及鸟，因鸟而及人，也

是即目接耳，情景融成一片。清纪昀评《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四句说：“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字，极尽流连之趣；会此，方无死句。”这评得非常扼要，非常深刻，可说是抓住了写景、抒情如何结合的要害。因为光写景而无人的感情渗入其间，景物是板滞而无生气的；同样的情况，抒情而不能借景来表现它，也往往是浅露而乏蕴藉之趣。因此，“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均见《物色》）诗人在触景生情、即景兴怀的艺术构思过程中，情景相合，亦即情文相生，所谓“极尽流连之趣”，是一个灵感触发、匠心独运的惨淡经营的过程。“灼灼”、“依依”、“喈喈”、“嚶嚶”，既曲尽体物的声貌与神态；而在此对景物描绘、形容之中，也体现了诗人内心的深沉、微妙的活动。所以《诗经》中这些写景的警句，总是“善于适要”，“以少总多”，经历千载而“虽旧弥新”，即使后人经过百思而一字移易不得的。

《蒹葭》，是《诗经》秦风中的一首。这是一首被古今人誉为情真景真、风神摇曳的绝唱，是思心徘徊、百读不厌的杰作。但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却是迄今尚无定论。概括起来，约有三说：一是刺秦襄公的不能用周礼，这是据《毛诗》旧说。陈奂《诗毛氏传疏》说此诗多用兴体（兴中含比）：“先言蒹葭之盛，喻国家之兴，此一兴也。又言霜至物成，喻礼得国兴，此一兴也。下皆以水为喻：遡洄犹逆礼，遡游犹顺礼，此又一兴也。首章为霜，喻已得礼；下章未晞、未已，就未为霜言，喻未得礼。余义三章尽同。”这一种说法，也不能说全无依据，但把全诗说成都是比喻，把一首抒情诗硬作为政治讽喻诗，是不足取的。二是认为这是一首招隐诗，招致一位隐居水滨，不肯出仕的贤人，但担心不能如愿。三是认为这似是一首情诗，是叙写他（或她）在大河边追寻恋人，但未得会面（高亨《诗经今注》）。我们看来，此诗意境，比较接近《周南》的《汉广》，其首章

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兮，不可泳思；江之永兮，不可方思。”《汉广》写有游女而不可求，《蒹葭》写有伊人（姑且定其为女）求之而不可得，二诗意境略相近，所以我们这里也把它作为一首情诗来分析。

对于诗人寻访的对象，是求之而不得呢？还是求之而可得呢？这也有两种说法：朱熹《诗集传》以为：“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止也。”这是说诗人对那个人求之而不可得。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曰‘伊人’，曰‘从之’，曰‘宛在’，玩其词虽若可望而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即至者。”（姚际恒《诗经通论》在方之前，意略同。）两说意见不一，我们这里从《诗集传》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全诗共三章，每章各八句：上四句是写景，下四句是述事抒情。二、三两章是首章的反复，只在协韵处换了几个字。首章的“苍苍”，二章换成“凄凄”，三章换成“采采”；首章的“为霜”，二章换成“未晞”，三章换成“未已”；首章的“一方”，二章换成“之涓”，三章换成“之涘”；首章的“长”，二章换成“跻”，三章换成“右”；首章的“央”，二章换成“坻”，三章换成“沚”。总之，全诗采取迭章的形式，所以一唱三叹，反复咏歌，以表达诗人内心的婉曲深挚的、难以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一个秋天的早上，诗人站在大河（或是广阔的湖泊）的一边，展眼望过去，烟波浩渺，河旁芦荻丛生，叶上繁霜点点，不觉感到一阵寒意，对此茫茫，不禁思绪万千。我心中日夕想念的“伊人”在哪儿呢？大约在大河对岸的水边吧？“伊人”，就是“彼人”，就是“那个人”。“所谓”者，是指我心中所说的，所思念着的，她是诗人深深藏在肚里，不给第二人知的“意中人”。“在水一方”，也

是心中设想、未能确定之词；大概是在那一边，但也许又不在那里。那个白天，梦里都渴望着和她能够见面的人，怎能由于她居住的不确定而放弃追求呢？于是诗人逆流而行，又顺流而行，一上一下去寻找她了。逆流、顺流可以是舟行，也可以是陆行，但这里似乎以陆行为合适些。因为“道阻且长”、“且跻”、“且右”，“阻”是险阻难行，“跻”是河边陆地坡陀不平，有时要升高攀登，“右”是迂回曲折，一句话，逆流而上的道路是险阻、曲折而漫长的。诗人可能曾经走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找不到伊人所在，又返道回来了。于是又顺流而下，路也比较好走，走了一段路，仿佛望见在河水一边（央，此处与方同义）隐约有她的住处，伊人可能就在那儿。姚际恒《诗经通论》有一段话分析得比较好。他说：“‘在水之湄’，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在’字上加一‘宛’字，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诗人对伊人的深深的思慕、强烈的渴望能见一面的内心活动是如何表现出来呢？始则曰“在水一方”，设想了一个不能确定的处所；经过两次逆流、顺流的努力上下求索之后，伊人所在的不确定性有所减少，仿佛已能望见她的所在了，这可以聊慰所怀，但“宛在”不等于“实在”，她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啊！这样把他对她的“深企愿见之状”通过他“溯洄”“溯游”的两番行动，形象、生动、曲折地描摹出来了。

有人说此诗虽是重迭为三章，但“兴尽首章”，稍欠余音。我们却不这样看。《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章嗟叹、咏歌之不足，故迭为三章，这种反复地歌唱本身，就说明了诗人情感的深长。即使象《汉广》三章，每章的后四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样一字不易的重复，也令人觉得一唱三叹，

余味无穷。何况此诗从首章到三章，不但感到言之不足，非长言之、反复咏叹之不可，而且白露从凝结为霜，到融化为水而渐干，也表现了时间的推移，诗人上下求索、徘徊瞻望之不已，在感情上仍带逐层加深的意味。

此诗为《诗经》中写景佳篇之一，已如上述，这里还可补充几句。开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句点明了节候是在深秋，时间是在清晨。“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写出了地点，伊人在河水的彼方，诗人则是站立在河水的此方，可能在河的曲处。不但如此，这四句不仅布置了广阔的自然环境，令诗人有纵目骋怀的宽广余地，而且蒹葭白露，也点缀了寥落凄清的秋容，隐寓诗人此时情怀的凄寂。寥寥数语，达到了写景、抒情融合无间的艺术境界。后来《楚辞·九歌》的《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与此同为千古传诵的写景名句，而意境亦复相似。大河浩瀚，秋风袅娜，情波千迭，与水波相荡漾。写景言情至此，可说是细入微芒、无复遗憾了。

我国古代文论，认为烟水迷离之致，为诗词境界的无上乘；这首诗确有些“烟水迷离之致”。此诗中的“伊人”，“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的确是不确定的。而诗人独立苍茫，向着大河怅望徘徊的情景，也确呈现了迷茫朦胧的意境。但是诗人对伊人的“深企愿见”之情是肯定的，他从隔河对望到“遡洄”、“遡游”的两次寻求，到寻求不得而形诸歌咏，这种执着追求的思想行动也是肯定的。从不确定中追求确定，由求之不得而仍不放弃追求，这种思想行动也是值得肯定的。迷离的意境并不反映游移不定的思想。《诗经》中写景言情之作，大都自鸣天籁，一片化机，饶言外之意。“情以愈曲而愈深，词以益隐而益显。”（《诗经原始》）这样来体会烟水迷离之作，是既可意会，也可言喻的。

关于《诗经》写景的佳句、佳章、佳篇，颇为繁富，这是我们尚未作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从横的方面来看，根据刘勰“善于适要”，“析辞尚简”的论述可以从形象、意境、艺术手法等方面分别加以研究。从纵的方面看，从《楚辞》到汉魏乐府，到《古诗十九首》，到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大量的写景言情之作，也莫不滥觞于《诗经》，我们从此可以探求出写景诗发展的一条线索，其形象、意境的美及其连续性。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三百篇》中有画处甚多”（《诗经通论》），这类情真景真、风致绝佳的作品是很值得后人好好地学习、玩味、批判继承的。

《召公谏厉王弭谤》讲析

林桐公

周厉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在他统治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危机日益严重。他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佞臣荣夷公和虢公长父等，封山占水，垄断了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不让平民前往采樵、渔猎，断绝了广大人民的生计。同时，他兴师动众，对周围邻邦进行征伐，加重了平民的负担。他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这就是《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的历史背景。

本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写厉王用暴力弭谤。“厉王虐，国人谤王”，这七个字揭示了国人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对立。一个“虐”字，刻划了一个暴君的形象，为厉王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暴虐者决没有好下场。“民不堪命矣！”既写出了老百姓所遭受的迫害何等严重，又写出了厉王“虐”的程度，点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怒、监、杀三个字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厉王的“虐”，是“虐”的具体化。“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在高压政策的统治下，国人不敢说话了。人民在沉默中孕育着更强烈的反抗。“道路以目”，为三年后“流王于彘”埋下伏笔。如果说怒、监、杀是从正面实写厉王“虐”，那么，“民不堪命矣”、“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是从侧面虚写厉王“虐”。“虐”字贯穿首段，带动全篇。

第二部分写召公弭谤。“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如果说在第一段里，写厉王虐，写他的怒、监、杀，充分刻画他的残暴性格的特征；那么，在这一过渡段里则刻画了他的性格特征的另一个方面——愚蠢。“王喜”的“喜”字和上文的“怒”字相对照，一怒一喜，构成了他性格特征的两个方面：残暴和愚蠢。“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一副蠢人说蠢话的口吻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作者从厉王的表情和语言两方面来写他的自鸣得意，而他的自鸣得意正是他的昏庸愚蠢的表现，正是他的悲剧所在。“王喜”，是承上，承上文的厉王弭谤，“告召公曰”，是启下，引出下文的“召公曰”，是召公进谏的引子。这是一个安排得十分巧妙的过渡段。以下写召公的谏辞。

“召公曰：‘是障之也’”。这是召公对厉王弭谤的总评价。他先下一个断语，用概括性语句否定厉王弭谤的措施。接着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生动比喻来说明弭谤的危害性。“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三句具体说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江河堵塞不通，就会引起决堤泛滥，遭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塞人民的嘴，不让人民讲话，必然会引起类似江河决堤泛滥的严重后果。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引出如下的结论：“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谏辞抓住一个“壅”字，说明不能“壅”而该“宣”的道理。

怎样“宣之使言”呢？召公认为（古代）天子处理政事，首先要广开言路，“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前四句是写使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以不同的形式（诗、曲、书、箴）进言。“瞍赋”两字照应并小结献诗、献曲两句，“矇诵”两字照应并小结献书、师箴两句。“百工谏，庶人传语”，这两句侧重写平民进

諫。“百工”两字有三种解释，即各种手工艺者，百官，各种乐工。我们认为将“百工”释为“各种乐工”（晋杜预的解释）较确切，它不仅合乎情理，避免上下文意思重复，而且可通过“乐”字与上文的盲乐官联系，通过“工”字与下文的“庶人”联系，在内容上与前后句密切相关。“近臣尽规，亲戚补察”（古时，父子、兄弟也称亲戚），这两句侧重写亲近者尽规补察。因为是近臣，接触君王的机会多，所以应尽规劝之责；因为是王亲国戚，有切肤之痛，更应该弥补君王的过失，更便于督察君王的言行。“瞽史教诲”（瞽，乐太师，太师掌乐；史，太史，太史掌礼）是说使太师、太史用礼乐之道来对自己进行教诲，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前文的“瞽献曲”是说瞽进献反映民意的曲乐）。前十句侧重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句侧重写听取教诲。“耆、艾修之”则是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教诲，加以整理，供君王理政参考。“而后王斟酌焉”，然后君王对上述各种意见考虑取舍，决定施政方针。“是以事行而不悖”，说明“宣之使言”必然获得的积极成果。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两个“犹”字，说明前两个分句本身就是两个明喻。这两个分句说明后一分句，说明了“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即是说明让百姓用嘴发表言论，国家政事的好坏就能够从这里体现出来。这一复句用了两个喻体引出一个被喻体。从前两个分句孤立地看，用的是明喻；从这一复句的整体来看，用的是引喻。召公在作了比喻后有一句总结性的话：“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行善而备败”紧承、小结“善败于是乎兴”；“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紧承、小结“财用于是乎出”和“衣食于是乎生”两句。说明了“口之宣言”的重要性。

最后，召公指出“夫民患之于心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里连用两个反问句来收结这段谏辞，进一步推断壅民之口，必将败亡的道理。两个反诘句，不仅加重了语气，而且启发思考，促人警省。

第三部分，写厉王弭谤的结果。尽管召公分析得如此明瞭透彻，深入浅出，富有说服力。厉王还是无动于衷，我行我素。“王弗听”，由召公进谏过渡到厉王拒谏，十分自然。“弗听”两字，写出了厉王的刚愎自用，愚蠢顽固，他要继续“虐”下去。“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个“出”字用得妙。民口不敢出言，不能表心声。正是在“莫敢出言”中爆发了人民的力量：“三年乃流王于彘”。在很短的时间内，愤怒的人流，犹如久壅而溃的洪水，将厉王冲出了国境，召公的预见很快就应验了。“流王于彘”是厉王“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验证了召公谏言的无比正确。

文章刻画了一个暴虐凶残、刚愎自用、拒不纳谏的独夫形象。记述了他用暴力压制舆论、终于被国人驱逐出境的始末。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经奉劝封建统治者，要他们从厉王的垮台事例中吸取教训。他说，一个国君，如果堵塞了言路，不听民言，“则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本文还塑造了一个刚直智慧、善于辞令、深谋远虑的老臣形象。召公重视人民的力量，主张理政要广开言路、听取民意，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召公将人民比作水，后来《荀子·王制篇》、《孔子家语》和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均将人民比作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载舟覆舟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这是一篇优秀的以记言为主的历史散文。充分体现了《国语》重在记言的特色。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故在语言表达方面很

有特色：一、有严密的逻辑性，说服力强。试以首段为例：“厉王虐，国人谤王”，“虐”是“谤”的原因，“谤”是“虐”的结果。召公说的“民不堪命矣”，根自“虐”和“谤”。王的“怒、监、杀”是听了召公劝告后的反映，由怒而监，由监而杀，先后顺序不能颠倒。而“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又是“怒、监、杀”的结果。这种句句相衔，逻辑严密的特色，是全文各段所共有的；二、语言简练生动。就叙事部分来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只用十四个字就具体地写出厉王弭谤的全过程，只用“怒、监、杀”三个动词就将厉王的残暴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就记言部分来看，以“使”字打头的十二个句子，只用四十来个字就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进谏的情景生动地描绘出来。全文言简意赅，没有冗赘的字词，达到至简至炼的程度。本文的语言，不仅简炼，而且生动，含义深刻，富有表现力。例如“道路以目”、“川壅而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不堪命矣”，这些高度概括的警句、格言，至今仍为人们所广泛运用。

三、本文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全篇突出一个“谏”字。文章对召公的谏辞倾注了大部分笔墨，而对召公进谏的原因和结果，只用几句话作简略的交代。在召公的谏辞中连用以“使”字打头的十二个句子来写“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而对理政部分，仅用“而后王斟酌焉”，一笔带过。这样写，使文章的重点突出，主题思想的表现更鲜明、更充分。